

# 中亞工場上的屬靈爭戰

小鴿子



## 屬靈爭戰的定義

近年在基督徒中間喜歡談及「屬靈爭戰」一詞，特別是宣教工場上，凡遇上不太順利的時候，往往都稱之為屬靈爭戰。聖經常常教導信耶穌的人如何作個「屬靈人」——順服聖靈隨時的管教去跟從主，走主的道路；領受聖靈的恩賜去建立教會、服事社群、為主作見證。但「屬靈爭戰」卻只在以弗所書中提及了一次(參弗六10-20)。

那麼「屬靈爭戰」究竟是甚麼？它是如何出現的？筆者認為它並非指神與撒但的爭戰，因為神是全能的，在祂凡事都能(太十九26)，祂是那唯一能行大奇事的(詩一三六4)，祂命有就有，要立就立，撒但在祂面前算是甚麼？「屬靈爭戰」也不是指那些在過犯罪惡中生活，隨從今世的風俗，順服空中掌權者的首領的未信者與撒但或邪靈間的爭戰，因為他們根本就是服在那惡者之下，無力亦沒想過要反抗。「屬靈爭戰」卻是出現於那些口裏宣認耶穌為主、心裏信神叫他從死人中復活的基督徒與這個不信的世代和世俗觀念的角力。有時候它看來是

很靈異的，但更多的時候卻是在平凡的生活中的掙扎。

## 中亞工場的屬靈爭戰

中亞洲是個新興的工場，它是在1991年12月蘇聯瓦解後，5個以其主要民族為名的斯坦(國的意思)誕生而出現的。這個地區，是昔日東西民族通商往還的絲綢之路，加上被蘇聯統治內多次民族大遷移的政策影響下，有超過120個民族在此聚居。不過，經過前蘇聯極權的無神論及共產思想統治了70年後，各地區內的宗教活動場所多已廢置，或變為博物館，唯一仍保持一點點民族宗教色彩的是他們的婚喪禮儀。因此在這些國家立國之初，給予外人的感覺是：所有人都以俄羅斯語為溝通語言(其實只在大城市)，穿著相似的服飾、吃著共有的菜色，而人民對所有宗教信仰(包括其民族的傳統信仰)都是一知半解。

立國以後，多以開放政策來尋求國際援助，於是大量的遊行宣教隊或佈道家湧入，聘用翻譯員舉辦各類型的佈道會。當時中亞人民生活在嚴重的

經濟衰退中，一直賴以為生(註)的共產政權突然倒台，心靈空虛下加上好奇，每次聚會都有大量的人回應呼召，甚至有不少報告說整條村超過半數的人決志了。但，他們是否真的明白舉手的意義，耶穌在他們的心中是拯救人離開罪惡進入光明的主嗎？還是一個取得外國援助使生活不用愁的代號呢？

由於那些著名佈道家的出色報告，於是有短、中、長期的宣教士留下來牧養這批新葡。起初，他們以設立教會、神學院及翻譯聖經為主。試想，香港這個有著數十萬信徒的城市，加上面向廣大國內教會的需要，也只成立了20多所不同規模和著重點的神學院和聖經學院；但在這個新興的宣教工場內，人民開始聽聞耶穌基督福音的初期，單在哈薩克斯坦前首都便已有10多間神學訓練機構。那些神學生是如何挑選出來的？原來只要有人表示接納耶穌為他們的神，又願意成為傳講這信息的人，便可以接受神學院的三個月至兩年的訓練，不單提供免費食宿，還有生活津貼。畢業後如獲賞識，便會分派前往不同地區建立教會，薪金則由學院支付。於是大量無法尋得工作的信徒便成為神學生，從不同的城鄉來到阿拉木圖受訓。不同派系的神學院便成立了體系下的教會，互相批評，爭作最強最大的。神學院的老師又從何而來？大部分都是美國或韓國的牧者，以短期宣教(兩個星期為主)的方式，透過那些邊學邊做的翻譯員來授課。筆者曾在神學生口中聽到他們賄賂翻譯，考試前取得試題準備應試。也有學生邀請同學和老師為他禱告，使他拋棄妻兒後的再婚能得著祝福。同時，他們懂得在老師面前扮純良乖巧，以博取畢業後獲聘的機會。試問這樣的神學畢業生，在牧會時會不出現各種操守上的問題嗎？會不受到會眾及穆斯林群體的唾棄嗎？

在國家獨立的首十年中，有不少人曾帶領曾為毛拉(伊斯蘭的教師)的穆斯林決志信主，這些都被宣揚為宣教的成功例子，以為他們立刻便能如保羅般作見證。可惜，大家忽略了保羅在提摩太前書的

教導：「初入教的不可作監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罰裏。」(提三6)

由於「決志」人數的快速增長，在即食文化的影響下，不少宣教士認為不應浪費時間去學習本地語言，因為很多大學生，訓練他們學英語作講壇的翻譯就成了。即有學習語言的，因為俄羅斯語的通行，也認為學習俄語便可用於所有民族中，於是大家少用心去理解不同的穆斯林民族與俄羅斯族或其他民族的文化及風俗習慣，都用上四律、三福或醫治大會等方法去作佈道。當中亞地區的伊斯蘭風吹起時，為避免遭穆斯林的拒絕及減少受逼迫的情況出現，有宣教士及已歸信的毛拉鼓吹有穆斯林背景的信徒應重新自稱為穆斯林，與家人一起到清真寺中作禮拜，尊重《可蘭經》的地位至與聖經同等。其實早期的涅斯多留派(Nestorian)在此地便有這種傳播福音的策略，使教會變成三不像，終在歷史的洪流中全然消失。

在醫療設施有限，醫療人員的水準參差，藥物昂貴的情況下，神的確在中亞地區經常施憐憫，讓信徒經歷祂醫治的大能。不少人在禱告後病得痊癒，嚴重的車禍受傷後能即時起來行走，筆者亦曾在醫院內以一支簡單的藥膏，加上聖經話語的安慰及禱告，叫那位在工廠內被化學液體灼傷，又為老板嚴禁即時就醫的同房病友三天內變成一個脫去憂慮、面容復原的人。可是在成功神學及權能佈道神學的大力發展下，那些失業多時、沒有固定居所、患了癌症或長期病患而得不著即時康復者便成了教牧及信徒眼中的信心軟弱者。如此，不單看不到肢體間的彼此照顧，更無法在百般的大試煉中孕育出信心和喜樂來，落得出現許多紛爭及結黨，最終停止聚會的後果。

近年來，中亞各國政府都在大力限制宗教自由。當然她們首要對付的是穆斯林中的狂熱分子及反政府勢力，教會的發展也因此遭遇嚴重的考驗。沒有註冊的宗教團體成員會被拘留，繳付大量的罰

款，教會要重新註冊，而註冊條例較以前嚴謹了很多。同時宣教士不論過去用甚麼身份留下來工作，現在要取得一個一年的簽證已變得十分困難。在這種困難的情況下，有人認為付上行政費(賄款)而取得長期居留的身份，比經常生活在簽證不明朗的陰影下，為簽證奔波勞碌所花的金錢和時間來得化算，於是整個團隊一起委託中間人代辦，以眼不見為沒責任來安慰自己。也有團隊在禱告後認為是他們在中亞工場的任務已完結，是神指引他們退出工場的印證。

## 結語

雖然，中亞工場內怪事不斷發生，但筆者相信這裏的穆宣仍大有可為，因為當中有不少真心跟隨主的歸主者，不怕各方的反對仍堅守主道，勝過各

樣的試煉，從各種個人惡習、敗壞的品德及錯誤中走出來，信心和靈命都在增長。況且，神正藉著各種壓迫和苦難來管教祂的兒女，為要叫他們得益處，使眾人在祂的聖潔上有份。因此筆者認為屬靈爭戰其實是一種屬靈操練，雖然在當時不覺得快樂，反覺得痛苦；後來卻為那經鍛鍊的人結出平安的果子，就是義的果子。

## 註

那時大部分人民是在集體農莊、國營企業或國營工廠內工作。人民一出生後，便得著政府提供的照顧，如免費的醫療和教育，畢業後由政府分派到不同的崗位去工作，又有房屋供應。因此人民的識字率達九成多，比許多已發展國家更先進。

(作者在創啟工場事奉)